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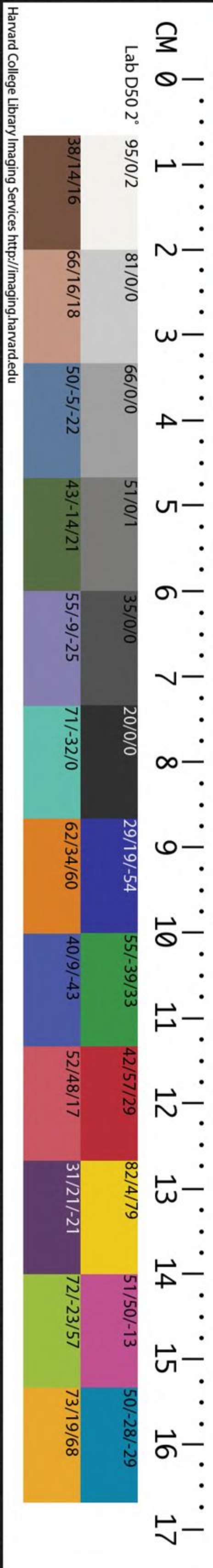
前漢 卷十八

T 2455/17

34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ChL 2255.17  
4





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

漢書五十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竇嬰字主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也

師古曰縣名也地理志屬信都觀音工喚反

喜賓客

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

孝文時為吳相病免孝景即位為詹事帝弟梁孝

王母竇太后愛之孝王朝因燕昆弟飲

師古曰序家人曰昆弟之親不為君臣禮也

是時上未立

太子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

師古曰從音千庸反

太后驪嬰引卮酒

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呂得傳梁王

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

師古曰自嫌其官輕薄之也

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

得朝請

師古曰請音才性反其下亦同

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

室帝之同姓親也諸竇總謂帝外家也呂吳楚之難故欲用內外之親為將也

召入見固讓謝稱病不足任太后亦慙

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呂讓邪迺拜嬰為大將軍賜金

千斤嬰言爰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麻廡下



師古曰廊堂下周屋也無門屋也音侮 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用之也 金無人家者嬰

守榮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

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師古曰言特敬此二人也 四年古栗太子師古曰栗太子之子敬

曰栗太子 呂嬰為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

師古曰屏隱也 數月諸賓賓客辯士說莫能來梁人高遂迺說嬰曰能富貴

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爭不能

拔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師古曰擁抱也閒處謂私處也 祇加

懟自明揚主之過師古曰祇適也懟怨怒也祇音支其字從衣懟音直類反 有如兩宮興將軍師古曰兩宮太后及帝也

則妻子無類矣師古曰言被誅戮無遺類也 嬰然之迺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

實太后數言魏其景帝曰太后豈臣有愛相魏其者師古曰愛猶借

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瞻

難已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反易音 弋鼓反

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竇嬰已為大將軍方盛蚡為

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師古曰姓王也言同子禮若已所生 及孝景晚

節蚡益貴幸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 為中大夫辯有口學盤于墨諸書應劭曰黃帝史孔

王皇后賢之孝景崩

武帝初即位蚡已舅封為武安侯弟勝為周陽侯蚡新用事卑下

賓客師古曰下音切稼反 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晉灼曰滯在里巷未仕者 欲已傾諸將相師古曰傾謂踰越而

免上議置丞相太尉藉福說蚡曰魏其侯貴久矣素天下士歸之

今將軍初興未如即上已將軍為相必讓魏其魏其為相將軍必

為太尉太尉相尊等耳師古曰言其尊貴同一等也 有讓賢名蚡迺微言太后風上

於是迺嬰為丞相蚡為太尉藉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

性喜善疾惡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 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眾亦且

勝之 也 上 所 填 撫 多 蚡 賓 客 計 策 如 淳 曰 多 薦 名 士 名 士 得 進 登 帝 會 丞 相 綰 病

九 篇 書 盤 孟 中 所 已 為 法 戒 也 諸 書 諸 子 之 書 也 孟 康 曰 孔 甲 盤 孟 而 二 十 六 篇 雜 家 書 兼 儒 墨 名 法 百 也 晉 灼 曰 案 藝 文 志 孟 說 是 也



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師古曰兼容謂不嫉惡人令其怨也不能今曰毀去矣嬰不

聽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師古曰推轂謂升薦之若

轉車設之為也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服皮曰除關禁也曰禮為服制

師古曰謂喪服之制也曰興太平舉謫諸竇宗室無行者除其屬藉諸外家為列

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曰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

言而嬰蚡趙綰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曰竇太后太后滋不說師古曰滋

益也說讀曰悅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

為新垣平邪迺罷逐趙綰王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曰相至侯訖

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嬰蚡曰侯家居蚡雖不任

職曰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師古曰效謂見聽用士吏趨執利者皆去嬰

而歸蚡蚡日益橫師古曰橫恣也音胡孟反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

坐喪事不辦免上曰蚡為丞相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

士郡諸侯愈益附蚡師古曰附及諸侯也猶言郡國耳蚡為人貌侵生貴甚服虔曰侵短小

謂自尊高示貴寵也又曰為諸侯王多長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位富於春秋師古曰謂年幼也齒歷方人故

云富於春秋也蚡曰肺附為相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者也一說肺所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也非痛折節曰禮

屈之天下不肅師古曰痛猶甚也言曰肅貴臨之皆令其屈節而下也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

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迺曰君除吏盡未吾

亦欲除吏師古曰凡言除者除去故官就新官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庫是後

迺退師古曰考工少府之屬官也主作器械上責其此請故謂之曰何不遂取武庫蚡乃退也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

東鄉師古曰自處尊位也鄉讀皆曰嚮曰為漢相尊不可曰兄故私橈師古曰橈曲也音女教反由此滋

驕師古曰滋益也治宅甲諸第師古曰言為諸第之長也以甲乙之次言甲則為上矣田園極膏腴師古曰膏腴謂肥厚之處市

質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師古曰屬逮及也音之欲反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如淳曰旃旗之名也通帛曰旃

曲旃儻也蘇林曰禮大夫建旃曲柄上曲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許慎云旃旗曲柄也所以旃表土眾也後房婦女曰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師古曰奏進也而嬰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執諸公稍自



引而怠驚師古曰驚與傲同唯灌夫獨否故嬰墨墨不得意而厚遇夫也

灌夫字仲孺穎陰人也父張孟常為穎陰侯灌嬰舍人得幸因進

之師古曰進薦也嬰薦孟也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師古曰孟蒙也吳楚反時穎陰侯

灌嬰為將軍屬太尉師古曰時穎陰侯是灌嬰之子各何轉寫誤為嬰耳請孟為校尉夫呂千人與

父俱孟康曰官上千人如侯司馬也孟年老穎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

遂死吳軍中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奮曰

願取吳王若將軍頭曰報父仇張晏曰自奮厲也於是夫被甲持戟募軍中

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師古曰所善素與已善者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

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讀與麾同又音許宜反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

復還走漢壁師古曰走趣嚮也音奏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

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師古曰萬金者言其價貴也金字或作全言得之者必生全也創少瘳師古曰瘳差也音丑流反又復請

將軍曰吾益知吳壁曲折請復往師古曰曲折猶言交曲也將軍壯而義之恐亡夫

適言太尉太尉召周止之吳軍敗夫呂此名聞天下穎陰侯言夫

夫為郎中將數歲坐法去家居長安中諸公莫不稱由是復為代

相武帝即位呂為淮陽天下郊勁兵處師古曰郊謂四交輻湊而兵又勁彊故徙夫為淮

陽太守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音灼曰飲酒輕重不

得其平也師古曰禮數之輕重也夫醉搏甫師古曰搏呂手擊之甫竇太后昆弟上恐太后誅夫徙夫

為燕相數歲坐法免家居長安夫為人剛直使酒師古曰使酒因酒而使氣也不好

面諛貴戚諸執在已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已左愈貧賤尤益禮敬

與鈞師古曰右尊也左卑也鈞等也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師古曰稠多也下輩下等之人也每於人眾之中故寵薦也士亦呂

此多之師古曰多猶重之夫不好文學士喜任俠已師古曰已必也謂一言許者所人必信之也喜音許吏反諸所

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師古曰或八九十或百人也

波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師古曰波讀曰波橫穎川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其下亦同穎川兒歌

之曰穎水清灌氏寧穎水濁灌氏族師古曰深忍嫉之故為此言也夫家居鄉相侍中



賓客益衰師古曰以夫居家而卿相待中素為夫之賓客者漸以衰退不復往也及竇嬰失執亦欲倚夫引繩排

根生平慕之後棄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排根賓客去之者不與交通也孟康曰根音根格引繩以彈排擯根格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根音下恩夫亦得

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也師古曰相其

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之晚夫嘗有服師古曰謂喪服也過丞

相蚡蚡從容曰師古曰從音下容反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

將軍迺肯幸臨況魏其侯師古曰况賜也夫安敢已服為解師古曰解謂辭之也若今言分疏矣請

語魏其具師古曰具辦具酒食將軍旦日蚤臨師古曰旦日明也蚤古早字蚡許諾夫曰語嬰嬰

與夫人益市牛酒師古曰益多也夜洒掃張具師古曰洒音灑又音所安反至旦平明令門下

候司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師古曰懌懌悅也曰夫

臣服請不宜師古曰不宜當忘也迺駕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師古曰特但也殊無意

往夫至門蚡尚卧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

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迺駕往往又

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師古曰屬付也猶今之舞訖相勸也屬音之欲反蚡不起

夫徙坐語侵之師古曰徙坐謂移就其坐也嬰迺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驩而

去後蚡使藉福請嬰城南田嬰大望曰師古曰望望也老僕雖棄將軍雖貴

寧可已執相奪乎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迺謾好謝蚡

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愛數

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師古曰與讀曰預預干也吾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元光四年

春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

夫亦持蚡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已俱解

師古曰兩家賓客處於中間和解之夏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師古曰燕王澤之子康王嘉女太后詔召列侯宗

室皆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臣酒失過丞相師古曰言因酒有失得罪過於



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疆與俱酒酣蚡起為壽坐

皆避席伏已嬰為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也師古曰

如說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

舉之張晏曰行酒過之為已畢如淳曰言雖貴且當盡酒以其執劫之也音許其反時蚡不肯師古曰不

也為盡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師古曰附又不避席

夫無所發怒迺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

迺效女曹兒咕囁耳語師古曰女曹兒猶言兒女輩也咕音昌涉反囁音人涉反蚡謂夫曰怪李俱東西

宮衛尉孟康曰李廣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蘇

曰不為李將軍除道地邪如淳曰二人同號比尊今辱一人不當為毀廣邪師古曰如說近之言既毀程令廣何地自安處夫曰今日斬頭穴匈何

知程李管灼曰斬頭見刺猶不止也坐乃起更衣師古曰坐謂明坐上也凡久坐者皆知更衣以其寒暖或變也稍稍去嬰

去戲夫管灼曰戲古麾字也師古曰招麾之今出也漢書多以戲為麾字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

迺令騎留夫師古曰騎謂常從之騎也夫不得出藉福起為謝案夫項令謝師古曰使其拜也

夫愈怒不肯順蚡迺戲騎縛夫師古曰戲讀亦曰麾謂指麾命之而令收縛夫也置傳舍師古曰傳舍解在郵食其

傳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師古曰長史丞相長史也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

師古曰於大坐中罵言不為敬繫居室師古曰居室署名也屬少府其後改名曰保宮遂其前事師古曰遂竟也遣吏分曹逐捕

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嬰愧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為出資費使人為夫請

罪也師古曰如說非也為資為其資地耳非財物也為讀如木字蚡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囚匿夫繫遂不

得告言蚡陰事嬰銳為救夫嬰夫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

后家迺師古曰相逆迺也迺音悟寧可救邪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師古曰

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迺匿其家竊出上書師古曰匿避也

立召入具告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

東朝廷辨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也張晏曰會公卿大夫東朝共理而分別也嬰東朝盛推夫善言其醉飽

得過迺丞相巨它事誣罪之蚡盛毀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嬰度無可奈何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



附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師古曰倡樂人不如魏其

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辟睨兩宮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也師

地在也念欲作反事也師古曰印讀曰仰辟睨兩宮古曰辟睨傍視也辟音普計反字本

作睨睨音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有反者當為將立大功也臣贊曰天

吾計反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

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軍師古曰荷負也不測身被

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它過呂

誅也魏其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姦得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顧

川較轆宗室侵犯骨肉師古曰較轆謂蹈踐之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於

股不折必披師古曰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

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

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應劭曰駒者駕著轅下

曰俛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師古曰張說非也智軍不吾并斬若屬矣師古曰即罷起

以牝馬小雅皇皇者華之詩曰我馬維駒非隨母也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司具曰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

在也而人皆藉吾弟習灼曰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師古曰以此魚且

帝寧能為石人邪師古曰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此特帝在即錄錄師古曰

循眾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師古曰設上謝曰俱外家故廷辨

之師古曰嬰景帝從舅子蚡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

上分別言兩人蚡已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師古曰韓

謂其怒曰與長孺共一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服虔曰秃翁言嬰無官位版授也

又嗜酒頭秃言當共治一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師古曰何不自謙遜為可

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師古曰歸印曰臣臣肺附幸得待罪

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師古曰多不廢君魏其

必媿杜門齟舌自殺師古曰杜塞也齟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



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

史簿責嬰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責之也簿音步戶反所言灌夫頗不讎晉灼曰讎當也劾繫都司空師古曰都司空宗正屬官也孝景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臣便宜論上師古曰論說其

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師古曰幸冀也書奏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如淳曰大

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鄭氏曰矯詔有害不害也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嬰良

久迺聞有劾即陽病痲不食欲死師古曰痲風疾也音肥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

治病議定不死矣迺有飛語為惡之聞上張晏曰蚡為作飛揚誹謗之語也臣瓚曰無根而至也故臣

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張晏曰著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赦蠲之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

諄服謝罪晉灼曰服音的關西俗謂得杖呼及小兒啼呼為呼的或言蚡號呼謝服罪也上

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答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

朔中有罪免後淮南王安謀反覺始安入朝時蚡為太尉迎安霸

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公車晏駕非大王立

尚誰立哉師古曰言大王尚不得立當誰立也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嬰夫事

時不直蚡特為太后故及聞淮南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師古曰言其類自死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說鄒田生所

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

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呂故吳不能過梁吳楚破安

國張羽名由此顯梁梁王呂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遊戲

僭於天子師古曰僭也天子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迺怒梁使者弗

見案責王所為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如淳曰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曰何梁

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師古曰省視也夫前日吳楚



齊趙七國反自關呂東皆合從而西嚮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唯梁最親為限難

梁王念太后帝在中師古曰中關中也一說謂京師為中猶言中國也而諸侯擾亂壹言泣數行

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却吳楚吳楚呂故兵不敢西而卒破

亾梁之力也今太后呂小苛禮責望梁王師古曰梁王父兄皆帝王苛細也

而所見者大故出稱趨人言警師古曰趨止行人也警令戒肅也天子出入皆車備此儀而今云出稱警入言趨者夕舉之耳

旗皆帝所賜即呂嬖鄙小縣服虔曰嬖夸妬也晉灼曰嬖音斯嬖之嬖鄙展曰嬖好也鄙小縣言在谷部之小縣也驅馳國中欲夸諸侯令天下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

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忠孝而

太后不卹也長公主具呂告太后太后喜曰為帝言之言之帝心

迺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迺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

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直千餘金師古曰更音工

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師古曰蒙梁國之縣也獄吏田甲辱安

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師古曰溺讀曰尿居無幾梁內

史缺師古曰無幾未多時也幾音居豈反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徙中為二千石

田甲亾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師古曰而汝也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

等足與治乎師古曰治謂當敵也今人丈吏反一曰不足繩治也卒善遇之內史之缺也

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師古曰詭讀曰悅欲請為內史竇太后所乃詔王

呂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

臣不聽迺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爰盎景帝遂聞詭

勝等計畫迺遣使捕詭勝必得師古曰必令得之漢使十輩至梁相呂下舉

國大索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迺入見王而泣曰

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

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帝及皇帝與臨江王親師古曰孰與猶言何如也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



臨江親父子閒然高祖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師古曰三尺謂劍也故太上

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適長太子師古曰適讀曰嫡曰一言過廢王臨

江師古曰景帝嘗屬諸姬子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張晏曰以侵壞垣徵自殺也何

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為虎雖有親兄

安知不為狼師古曰言其恩愛不可必保也今大王列在諸侯誅邪臣浮說師古曰誅誘也音戊犯

上禁撓明法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天子呂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

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

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詭勝自

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師古曰釋解也安國力也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

王薨其王即位師古曰共讀曰恭安國坐法失官家居武帝即位武安侯田

蚡為太尉親貴用事安國呂五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

安國賢即召呂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東越相攻遣安國大

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其年田蚡為丞相安

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大行王恢燕人

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

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我馬足

懷鳥獸心師古曰負恃也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不

足為疆自上古弗屬師古曰不屬於中國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師古曰罷讀曰疲虜

呂全制其敝執必危殆臣故呂為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

是上許和親明年雁門馬邑豪轟壹張晏曰豪猶帥也因大行王恢言匈奴

初和親親信邊可誘呂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

公卿曰朕飾子女呂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媵

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師古曰竟讀曰境其下亦同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

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師古曰效致也致其計臣聞全代之時服虔曰代未分



之時也李奇曰六國之時全代為一國尚能以擊匈奴况今加以漢之大乎北有疆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

養老長幼種樹師古曰樹殖也臣時倉廩常實師古曰匈奴不輕侵也今臣陛下之

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如淳曰任事也又遣子弟乘邊守塞師古曰乘登也登轉其城而備守也

粟輓輸臣為之備師古曰輓引車也音晚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臣不恐之故

耳師古曰不示威令恐懼也臣竊臣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

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葦高如城者數所師古曰解脫其馬示閑暇也投積其葦若營壘也平

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

曰天下為度者也師古曰言當隨天下人不臣已私怒傷天下之功故迺

遣劉敬奉金千斤臣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

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張且又曰廣武雁門也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

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師古曰宿久留也故復合和親之約

此二聖之迹足臣為效矣臣竊臣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

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師古曰襲因也復重也復音扶曰反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

且高帝身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師古曰幾近也音鉅依反所臣不報

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臣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

死中國樁車相望師古曰樁小棺也從軍死者以樁送致其喪載樁之車相望於道言其多也樁音衛此仁人之所隱也

者不變常是臣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考政占古語重作事也師古曰

且自二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師古曰與讀曰豫非威不能

制疆弗能服也臣為遠方絕地不收之民不足煩中國也師古曰不收謂不可

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師古曰悍勇也亟也音必遙反至如焱風去如收電師古曰

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臣文胡之常事其執不相權也師古曰輕重不等也

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

音必遙反

音必遙反



公都雍師古曰繆讀與穆同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

國十四師古曰辟讀曰關次下亦同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

呂河為竟師古曰竟讀曰境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如淳曰塞上種榆也匈奴不敢飲馬於河

置羹隳然後敢牧馬師古曰隳古燧字夫匈奴獨可呂威服不可呂仁畜也

今呂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遺百分之一呂攻匈奴譬猶呂彊弩射

且潰之癰也必不畱行矣師古曰畱止也言無所礙也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

也師古曰發猶徵召也言威聲之盛北自月支以來皆可徵召而為臣也氏讀曰支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

用兵者呂飽待饑正治呂待其亂定舍呂待其勞師古曰舍止息也故接兵

覆眾伐國墮城師古曰覆敗也墮毀也言兵所敵接則敗其眾所伐之國則毀其城也覆音芳曰反墮音火規反常坐而役敵國

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師古曰衝風疾風之衝突者也彊弩

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師古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九為輕細故以取喻也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

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敵難呂為功師古曰毆與驅同從行則迫脅衡

行則中絕師古曰從音丁容反衡猶橫也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師古曰後利謂不及於利不至千里人馬

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師古曰言以軍遺敵人令其虜獲也遺音弋季反意者有它繆巧可呂禽

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

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呂風過師古曰言易零落清水明鏡不可呂形逃師古

曰言美惡皆見通方之士不可呂文亂師古曰言方道也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

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臬騎壯士陰伏而處呂為

之備審遮險阻呂為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

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陰使聶壹為

閒師古曰閒音居竟反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呂城降財物可

盡得單于愛信呂為然而許之聶壹迺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

城下視單于使者為信師古曰視讀曰示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

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師古曰武州在雁門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



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史大夫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兵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師古曰輜衣車也重謂載重物也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語在匈奴傳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師古曰度音徒各反王恢等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也恢曰始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已三萬人眾不敵祇取辱師古曰祇適也音支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還橈當斬服虔曰還音企應劭曰也軍法語也蘇林曰還音豆如淳曰軍法行而還留良懦者要斬師古曰服應二說皆非也豆謂留止也橈屈弱也還又音住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曰蚡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

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猶頗可得曰尉士大夫心師古曰或當得其輜重人眾也故尉安之字正如此其後流俗乃加心耳今不誅恢無曰謝天下於是恢聞迺自殺安國為人大略知足曰當世取舍師古曰取舍止也取舍言可取則取可止則止而出於忠厚貪者財利師古曰者讀曰嗜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壺遂滅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師古曰於梁舉二人至於他餘所舉亦皆名士也士亦曰此稱慕之唯天子曰為國器師古曰言臣下皆敬重之天子一人亦以為國器國器者言其器用重大可施於國政也安國為御史大夫五年丞相蚡薨安國行丞相事引憶車蹇如淳曰為天子尊引而憶車蹇蹇也上欲用安國為丞相使使視蹇甚迺更曰平棘侯辟澤為丞相安國病免師古曰以足疾數月瘡復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而將軍衛青等擊匈奴破龍城明年匈奴大入邊語在青傳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捕生口虜言匈奴遠去即上言方佃作時請且罷屯罷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迺有七百餘人出與戰



安國傷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去上怒使使責讓安國徙

益東屯右北平是時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

後稍下遷新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斥疏將屯又失

多其自媿幸得罷歸師古曰蕙得罷歸以微幸也他皆類此迺益東徙意忽忽不樂數月病

歐血死壺遂與大史遷等定漢律歷官至詹事其人深中篤行君

子上方倚欲呂為相會其病卒師古曰倚謂仗任之也音於綺反

贊曰竇嬰田蚡皆呂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曰謂馳入吳軍欲報父讎也而各

名顯竝位卿相大業定矣然嬰不知時變夫亾術而不遜師古曰蚡遜順也

負貴而驕溢師古曰負恃也凶德參會待時而發師古曰三人相遇故曰參會藉福區區其間

惡能救斯敗哉師古曰惡音烏謂於何也呂韓安國之見器臨其摯而顛墜李奇曰陵摯極也

夷呂憂死師古曰陵夷即陵遲也言漸昇扶日也遇合有命悲夫若王恢為兵首而受其咎

豈命也虜師古曰言自己為之非由命也



馬川老鳳圖  
氏圖商周用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漢書五十三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皇帝栗姬生臨江閔王榮河間

獻王德臨江哀王閔師古曰閔音烏曷反程姬生魯共王餘師古曰共讀曰恭下皆類此江都易

王非師古曰易音改易之易謚法云好更故舊曰易膠西于王端師古曰于遠也言其所行不善遠乖道德故曰為謚賈夫人生趙

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唐姬生長沙定王發王夫人生廣川惠

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師古曰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師古曰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今流呂孝景前二年立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師古曰眞正也留其正本加

金帛賜呂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師古曰不已千里為遠而自致也繇與由同或

有先祖舊書多奉呂奏獻王者師古曰奏進也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

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師古曰言無實用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

俗書本云求長長老呂是從人得善書蓋妄加之耳



秦舊書師古曰先秦猶言秦先謂未焚書之前周官尚書禮禮記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孟子老子

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師古曰七十子孔子弟子也解其在藝文志其學舉六藝

師古曰此六藝謂六經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

者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造次謂所嚮必行也被音皮義反造音千到反山東諸儒者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

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

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文約指明師古曰約少也指謂義之所趨若人呂手指物也他

皆類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呂聞曰王身端行治師古曰端直治理也溫仁恭

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諡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師古曰獻深也通也宜諡曰獻王子共王不害嗣四年薨子剛王堪嗣十二

年薨子頃王授嗣師古曰頃音頌諸為諡者皆類此也十七年薨子孝王慶嗣四十三年

薨子元嗣元取故廣陵厲王厲王太子及中山懷王故姬廉等呂

為姬甘露中冀州刺史敞奏元事下廷尉逮召廉等元迫脅凡七

人令自殺有司奏請誅元有詔削二縣萬一千戶後元怒少史留

貴留貴踰垣出欲告元元使人殺留貴母有司奏元殘賊不改不

可君國子民廢勿王處漢中房陵師古曰房陵漢中縣居數年坐與妻若共乘

朱輪車怒若又笞擊令自髡漢中太守請治元病死立十七年國

除絕五歲成帝建始元年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如淳曰漢官北邊郡庫官兵之所藏故置令

是為河間惠王良修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褒

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其益封萬戶二十七年

薨子尚嗣王莽時絕

臨江哀王閔呂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無子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呂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王三歲坐

侵廟墺地為宮師古曰墺音人緣反解在食貨志及鼂錯傳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師古曰祖者送江陵父老流涕

行之祭因饗飲也昔黃帝之子釁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呂為行神也既上車軸折車廢師古曰廢壞也



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鄧都簿責訊王師古曰

曰簿皆音簿戶反訊問也音信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

長亡子國除師古曰榮實最長而傳居二王之後者已其從太子被廢後乃立為王也地入于漢為南郡

魯恭王餘已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吳楚反破後已孝景前三

年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師古曰季年未年也不喜辭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為人口吃難言師古曰吃音訖二十八年薨子安王光嗣初好音樂輿馬晚

節遜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遜與宏同猶言貪裔也唯恐不足於財四十年薨子孝王慶忌嗣

三十七年薨子頃王勁嗣二十八年薨子文王駿嗣十八年薨亡

子國除哀帝建平三年復立頃王子駿弟郿鄉侯閔為王蘇林曰郿音魚縣名

也屬東海郡師古曰又音吾王莽時絕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已廣其宮聞

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江都易王非已孝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

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

故吳國師古曰治謂都之劉濞所居也已軍功賜天子旗元光中匈奴大入漢邊非上

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桀驕奢甚二十

七年薨子建嗣建為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聞

其美私呼之因畱不出蚡宣言曰子迺與其公爭妻建使人殺蚡

蚡家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師古曰倚廬室也召

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十人與姦鄭氏曰淖音卓王孫之卓蘇林曰淖音泥淖師古曰蘇說是音女教反建女

弟徵臣為蓋侯子婦師古曰女弟即妹也已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建異母弟

定國為淮陽侯易王最小子也其母幸立之師古曰冀得立其子為易王嗣具知建事

行錢使男子茶恬上書蘇林曰茶音食邪反告建淫亂不當為後事下廷尉廷

尉治恬受人錢財為上書論棄市建罪不治後數使使至長安迎

徵臣魯恭王太后聞之師古曰易王即魯恭王同母之弟徵臣則太后之孫也故與書戒之遺徵臣書曰國中

徵臣魯恭王太后聞之師古曰易王即魯恭王同母之弟徵臣則太后之孫也故與書戒之遺徵臣書曰國中



以語籍籍慎無復至江都師古曰籍籍後建使謁者言請問共太后師古曰謂問

起居也太后泣謂吉歸曰吾言謂而王師古曰謂告也而汝也王前事漫漫今當

自謹獨不聞燕齊事乎張晏曰燕王定國齊王次昌皆與子昆弟姦發覺自殺也言吾為而王泣也吉

歸致共太后語建大怒擊吉斥之師古曰斥謂退棄之建游章臺宮令四女子

乘小船建已足蹈覆其船師古曰覆音芳日反其下亦同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

溺攀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皆死師古曰不救止之並死波中也宮人姬八子有

過者輒令羸立擊鼓師古曰八子姬妾官名也羸者露其形也音來果反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

得衣或髡鉗曰鈇杵春師古曰鈇者錫之類也音弋全反不中程輒掠師古曰程者作之課也掠答擊也或

縱狼令齧殺之師古曰縱放也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殺不辜三

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令宮人羸而四據與羝羊

及狗交師古曰羝羊牡羊音下奚反專為淫虐自知罪多國中多欲告言者建恐誅

心內不安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

望漢廷使者即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師古曰覆治也不獨死言欲反也覆音芳目反建亦頗聞

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作兵器號王后父胡應為將

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師古曰疾者中大夫之名號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

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具置軍官品

負及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遣人通越繇王閩

侯遺呂錦帛奇珍繇王閩侯亦遣建荃葛蘇林曰荃音詮細布屬也服虔曰音孫細葛也臣瓚曰荃香草也師古曰繇謂珠

機又音幾犀甲翠羽蝮熊奇獸數通使往來約有急相助師古曰約謂言契也及淮南

事發治黨與頗連及建建使人多推金錢絕其獄師古曰行賄賂呂滅其蹤緒也後復

謂近臣曰我為王詔獄歲至生又無驩怡日壯士不坐死欲為人

所不能為耳師古曰亦言欲反也建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出積數



歲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器璽綬節反具

師古曰索搜也有司請捕誅建制曰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議皆曰建失

臣子道積久輒蒙不忍遂謀反逆所行無道雖桀紂惡不至於此

天誅所不赦當呂謀反法誅有詔宗正廷尉即問建師古曰即就也建

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六年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絕百二十

一年平帝時新都侯王莽秉政興滅繼絕立建弟盱侯子宮為

廣陵王師古曰盱音許于反胎音怡奉易王後莽篡國絕

膠西于王端孝景前三年立為人賊盜又陰痿師古曰盜古戾字也言其性賊害而佞戾也痿音萎

一近婦人病數月有所愛幸少年呂為郎郎與後宮亂端禽滅之

及殺其子母數犯法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次下亦同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弗忍而端

所為滋甚師古曰滋益也有司比再請削其國去大半張晏曰三分之一為大半端

心慍遂為無訾省蘇林曰為無所省錄也師古曰訾訾財也省視也言不視訾財也府庫壞漏盡腐財物呂

鉅萬計終不得收徙師古曰不收入不徙置他處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

宮門從一門出入數變名姓為布衣之它國師古曰之往也相二千石至者

奉漢法呂治端輒求其罪告之亡罪者詐藥殺之所呂設詐究變

師古曰究極也彊足呂距諫知足呂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呂法故

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眾立四十七年薨無子國除地入

于漢為膠西郡

趙敬肅王彭祖呂孝景前二年立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徙王

趙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共師古曰共讀曰恭足恭謂使佯也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

辯呂中人師古曰詭辯違道之辯也中傷也音竹仲反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

已治則害於王家是呂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師古曰或帛或布呂

為單衣自行迎除舍師古曰至除舍迎之也除舍謂初所至之舍多設疑事呂詐動之得二千石失

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呂此迫劫不聽迺上書告之

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呂此迫劫不聽迺上書告之



及汙呂姦利事彭祖立六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呂罪

去大者死小者刑呂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

賈人權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者權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也師古曰人多於

國租稅呂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不好

治宮室機祥服虔曰求福也師古曰機鬼俗也字或作幾淮南子曰荆人好為吏上

書願督國中盜賊師古曰督常夜從走卒行微邯鄲中師古曰微謂巡

使過客呂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師古曰使謂京師使人也過客行客久之太

子丹與其女弟及同產姊姦江充告丹淫亂又使人椎埋攻剽為

姦甚眾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故曰椎埋剽劫也椎武帝遣使者發吏卒捕丹下

魏郡詔獄治罪至死彭祖上書冤訟丹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師古曰

取自隨曰呂勇贖丹罪上不許久之竟赦出後彭祖入朝因帝姊平陽隆慮

公主師古曰求復立丹為太子上不許彭祖取江都易王寵姬王建

所姦淖姬者甚愛之生一男號淖子彭祖呂征和元年薨諡敬肅

王彭祖薨時淖姬兄為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

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間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

矣遣使者立昌是為頃王十九年薨子懷王尊嗣五年薨無子絕

二歲宣帝立尊弟高是為哀王數月薨子共王充嗣五十六年薨

子隱嗣王莽時絕初武帝復呂親親故立敬肅王小子偃為平干

王孟康曰是為頃王十一年薨子繆王元嗣二十五年薨大鴻臚禹

奏元前呂刃賊殺奴婢子男殺謁者為刺史所舉奏罪名明白病

先令令能為樂奴婢從死師古曰先令者預為遺令也能為迫脅自殺者凡

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誅不

宜立嗣奏可國除中山靖王勝呂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



事議者勿冤鼃錯之策師古曰言錯策為是枉見殺也皆曰諸侯連城數十秦強欲稍

侵削數奏暴其過惡師古曰暴謂披布之諸侯王自己骨肉至親先帝所已廣

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師古曰錯雜也言其地相交雜今或無罪為臣下所

侵辱有司吹毛求疵師古曰疵病也音才斯反答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己侵冤建

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

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繁欬師古曰繁古累字累重也欬歐欬也

既反音許思者不可為歎息師古曰言聞欬歎之聲則悲思益甚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

為之低而不食應劭曰燕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賓客祖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泣荆軻不能復食也師古曰低謂俯首雍門子壹

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張晏曰齊之賢者居雍門因曰為號蘇林曰六國時人名周善琴見孟嘗君先說萬歲之後高堂既已顯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牧豎游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歎息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蘇失之矣於邑短氣貌於音烏邑音一合反或讀如木

字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師古曰幼音一

夫眾响漂山應劭曰响吹也師古曰漂動也响音許何反又音許于反漂音匹遙反聚蟲成雷師古曰雷字言眾蚊飛聲

有若朋黨執虎十夫橈椎師古曰橈曲也音女教反是曰文王拘於牖里孔子阨於

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師古曰烝庶謂眾人也臣身遠與寡莫為

之先師古曰身遠者去帝京遠與寡者少黨與也先謂素為延譽也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師古曰解在鄒陽傳叢輕折軸

羽翮飛肉師古曰言積載輕物多至令車軸毀折而羽翮扇揚之故也紛驚逢羅潛然出涕音灼

皆驚亂遇法罔可為出涕者也師古曰潛垂涕貌音所姦反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師古曰曬暴也舒也音山鼓反又音力支反明

月曜夜蟲蟲宵見師古曰宵亦夜也蟲音宵然雲蒸列布昏冥晝昏塵埃掩覆昧不

泰山師古曰布亦布散也昧暗也布音鋪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師古曰雍讀曰壅維塞也闕猶

也此也音鳥曷反讒言之徒蠹生也師古曰蠹生言眾多也一曰蠹與鋒同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

悲也臣聞社稷不灌屋鼠不熏師古曰鼯小鼠音奚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

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師古曰言於戚屬為帝兄今羣臣非有

葭莩之親鴻毛之重張晏曰葭莩也葭葉裏白皮也管灼曰葭莩裏之白皮也皆取喻於輕薄也師古曰葭莩也葭者其箭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莩喻著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師

鴻毛喻輕薄甚也葭莩喻張言葉裏白皮非也



曰擯卻謂斥退也水釋言銷散也擯音必刃反卻音丘略反斯伯奇所已流離比于所已橫分也師古曰伯奇周尹吉

甫之子也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於吉甫吉甫欲殺之伯奇乃亡走山林比于諫紂紂怒殺而剖其心故云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

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師古曰小雅小弁之詩也惄思也擣築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永

長也疾病也言我中心憂思如被擣築假寐長歎以憂致老至於苦病如遇首疾也臣之謂也具已吏所侵聞於是上乃

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師古曰省減也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

主父偃謀令諸侯已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

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勝為人樂酒好

內師古曰好內耽於妻妾也樂音五教反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為王

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

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已稱為藩臣四十三年薨子哀王昌嗣一

年薨子康王昆侈嗣二十一年薨子頃王輔嗣四年薨子憲王福

嗣十七年薨子懷王循嗣十五年薨無子絕四十五歲成帝鴻嘉

二年復立憲王弟孫利鄉侯子雲客是為廣德夷王三年薨無子

絕十四歲哀帝復立雲客弟廣漢為廣平王薨無後平帝元始二

年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奉靖王後王莽時絕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

進師古曰謂月事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已為程姬而幸之遂有

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張晏曰長沙王生乃發寤已之終幸唐姬已孝景前二

年立已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衷小舉手左右笑其

年立已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衷小舉手左右笑其

項王鮒鮒師古曰鮒音附鮒音劬字或作鮒鮒其音同十七年薨子刺王建德嗣師古曰刺音來

宣帝時坐獵縱火燔民九十六家師古曰縱放也殺二人又已縣官事怨

內史教人誣告已棄市罪削八縣罷中尉官師古曰減其官屬所已貶抑之三十四年

薨子煬王旦嗣師古曰煬音弋向反二年薨無子絕歲餘元帝初元三年復立



且弟宗是為孝王五年薨子魯人嗣王莽時絕

廣川惠王越己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子繆王齊嗣師古曰謚法曰蔽仁傷善曰繆

四十四年薨初齊有幸臣乘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齊因禽其

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齊與同產姦師古曰謂其姊妹也是後齊數告言漢公

卿及幸臣所忠等師古曰所姓忠名解具在食貨志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孟康曰彭祖子名明

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明廣川王子也罵曰吾盡汝種矣師古曰王經彭祖罵明云然有司案驗不如王言幼

齊誣罔大不敬請繫治齊恐上書願與廣川勇士奮擊匈奴上許

之未發病薨有司請除國奏可後數月下詔曰廣川惠王於朕為

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已惠王孫去為廣川王去即繆王齊太子

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殿門有成慶

畫短衣大袴長劍晉灼曰成慶荆軻也衛人謂之慶卿燕人謂之荆卿師古曰成慶古之勇士也事見淮南子非荆卿也去好之作七

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已為后去嘗疾

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師古曰陽成姓也昭信名也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衷中刀

師古曰衷古衣袖字答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答問昭平不服已鐵鉞鉞

之師古曰以鉞刺也鉞音之林反彊服乃會諸姬去已劍自擊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

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見昭平

等已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師古曰言其見形令我畏也見音胡電反獨可燔燒耳掘

出尸皆燒為灰後去立昭信為后幸姬陶望卿為脩靡夫人主繒

帛崔脩成為明貞夫人主永巷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

常鮮於我師古曰鮮謂新華也盡取善繒句諸宮人師古曰句乞遺之也音工艾反去曰若數惡望

卿不能減我愛師古曰若汝也惡謂讒毀也設聞其淫我亨之矣後昭信謂去曰前

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裼傅粉其傍師古曰袒裼脫衣露其肩背也袒音但裼音錫又數出入南

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善司之已故益不愛望卿後與昭信等飲

諸姬皆侍去為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已忽孟康曰嫖音匹昭反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也今關中俗婦呼



勇姑為鍾鍾者  
章聲之轉也  
謀屈奇起自絕  
師古曰屈奇奇異也屈音其勿反  
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今

誰怨師古曰諒信也言昔被愛寵信非所望今見罪責無所怨也  
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是中當有自知

者昭信知去已怒即誣言望卿歷指郎吏臥處具知其主名又言

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羸其身更擊

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

之椽杙其陰中師古曰代際音竹角反代音割其鼻脣斷其舌謂去曰前殺昭平

反來畏我師古曰令音我恐也今欲靡爛望卿使不能神師古曰靡碎也音靡其下亦同與去共支

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召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

共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視瞻

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為去刺方領繡服虔曰如今小兒卸襲衣也頸下施衿領正方直管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繡

問愛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師古曰潰決也生割兩股銷鈹

灌其口中愛死支解已棘埋之諸幸於去者昭信輒譖殺之凡十

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宮人畏之莫敢復逆師古曰逆逆也昭

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舍門無

令出教師古曰教謂遊戲也使其大婢師古曰大婢為僕射師古曰大婢主永巷盡封閉諸舍上

簪於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見去憐之為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師古曰聊

心重結意不舒內第鬱憂哀積師古曰積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嵬

時不再師古曰崔嵬猶言蹉跎也崔音千司从隤音類願棄軀死無悔令昭信聲鼓為節已教諸

姬歌之歌罷輒歸永巷封門獨昭信兄子初為乘華夫人得朝夕

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敖初去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師數

諫正去師古曰數音所角及其下亦同去益大逐之師古曰益大謂年漸長大也內史請已為掾師數令

內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數置酒令倡俳羸

戲坐中師古曰倡樂人也俳雜戲者也已為樂相彊劾繫倡闕入殿門如淳曰彊相名也奏狀事



下考案倡辭本為王教脩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  
去對皆淫亂自殺會赦不治望卿前亨煑即取他死人與都死并  
付其母師古曰死者尸也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死昭信令奴  
殺之奴得辭服師古曰得者為吏所捕得本始三年相內史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  
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逮捕  
去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復  
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曰為去悖  
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亨煑生割剝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  
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大惡  
仍重師古曰仍頻也重音直用反當伏顯戮師古曰隄音丁臣示眾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  
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與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昭  
信棄市立二十二年國除後四歲宣帝地節四年復立去兄文是

為戴王文素正直數諫主去故上立焉二年薨子海陽嗣十五年  
坐畫屋為男女羸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又海陽女  
弟為人妻而使與幸臣姦又與從弟調等謀殺一家三人已殺甘  
露四年坐廢徙房陵國除後十五年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  
襄隄侯子瑜為廣德王師古曰隄音丁奉惠王後二年薨子赤嗣王莽  
時絕

膠東康王寄師古曰寄音丁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薨淮南王謀反時寄微  
聞其事私作兵車鏃矢應劭曰樓車也所以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師古曰兵車止謂戰車耳鏃矢大鏃之矢今所謂兵箭者也鏃音子木反戰  
守備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師古曰辭音丁寄於上最親師古曰寄音丁  
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故寄於諸兄弟之中又更親也此下有常山王云天子為最親其義亦同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  
置後於是上聞寄有長子賢母無寵少子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  
為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上憐之立賢為膠東王奉康王祀而封



慶為六安王王故衡山地膠東王賢立十五年薨諡為哀王子戴  
王通平嗣二十四年薨子頃王音嗣五十四年薨子共王授嗣十  
四年薨子殷嗣王莽時絕

六安共王慶立三十八年薨子夷王祿嗣十年薨子繆王定嗣二  
十二年薨子頃王光嗣二十七年薨子育嗣王莽時絕

清河哀王乘呂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

常山憲王舜呂孝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驕淫數犯禁上常寬之

三十三年薨子勃嗣為王初憲王有不愛姬生長男稅蘇林曰音奪師古曰音他活反

其字從木稅呂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

姬生子平子商王后稀得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后呂妒

媚不常在師古曰媚亦妒也媚音昌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

疾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昌稅為子數師古曰雅素也數音所具反不分

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分稅財皆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

稅稅怨王后及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

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出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

子載馳環城過市師古曰環繞也音宦入獄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驗問師古曰逮張騫也

諸證者師古曰逮捕之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

有司請誅勃及憲王后脩上曰脩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

傳不忍致誅有司請廢勿王徙王勃呂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

數月廢國除月餘天子為最親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天后妾不

和適孽誣爭師古曰適音嫡孽庶也陷于不誼呂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

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頃王平立二十五年

薨師古曰真定項王也子烈王偃嗣十八年薨子孝王由嗣二十二年薨子安

王雍嗣二十六年薨子共王普嗣十五年薨子陽嗣王莽時絕



泗水思王商立十年薨子哀王安世嗣一年薨無子於是武帝憐

泗水王絕復立安世弟賀是為戴王立二十二年薨有遺腹子煖師古曰煖音許遠反相內史不召聞太后上書昭帝閱之抵相內史罪立煖是為勤王師古曰勤諡也立三十九年薨子戾王駿嗣三十一年薨子靖嗣王

莽時絕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

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公與孔子言也事見孫卿子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

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已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

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公之倫乎夫

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漢書五十三



李廣蘇建傳第

十四

漢書五十四

李廣龍西成紀

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廣世世受別

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遂得燕太子丹者也

家子從軍擊胡

用善射殺首虜多為郎騎常侍師古曰郎常侍以侍太子故曰騎常侍數

從射獵格殺猛

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

道哉景帝即位

為騎郎將師古曰為騎郎之將主騎郎吳楚反時為驍騎都尉從太

尉亞夫戰昌邑

下顯名已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私

受采印故

為上谷人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服虔曰昆

不得賞也

千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確恐亡之

邪中國人也師古曰對

上徒廣為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從

上而泣也昆音下溫反

六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張晏曰放從遊獵也師古曰張讀作縱此說非

廣服虔曰內音勤習

廣服虔曰內音勤習



也直言將數十騎自隨在大軍前行而忽遇敵也從音不用反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

中貴人走廣師古曰走音奏廣曰是必射鴈者也文類曰鴈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之師古曰鴈大鷲鳥也一名鷲黑也

廣令其騎張左右翼師古曰旁引其騎若鳥翼之為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

生得一人渠匈奴射鴈者也已縛之上山望匈奴數千騎見廣曰

為誘騎驚上山師古曰為陳以待廣也廣之自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

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曰我為

大軍之誘不我擊師古曰不我擊不敢擊我也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

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廣曰彼虜曰我為

走今解鞍即示不去用堅其意師古曰下以堅有白馬將出護兵師古曰將之乘

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自騎中解

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曰為漢有

伏軍於傍欲夜之即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後徙為隴西北

地鴈門雲中太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心將也由是入為未央衛

尉而程不識時少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廣俱曰邊太守將屯

及出擊胡而廣無部曲行陳師古曰續漢書自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人部下有部曲有軍候一

執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師古曰頓止也舍息也便安不擊

刀斗自衛孟康曰也蘇林莫府省書師古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也莫大也或曰

然亦遠斥候師古曰斥候小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吏治

軍簿師古曰簿文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

之無忌禁師古曰讀日梓而其士亦佚樂師古曰佚與逸同為之死我軍雖煩

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然匈奴畏廣

也



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師古曰苦謂厭苦之也不識孝景時呂數直諫為太中

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誘單于呂馬邑城使大軍伏馬邑傍

而廣為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師古曰韓安國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後

四歲廣巨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

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

間絡而盛之臥行十餘里廣陽死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師古曰睨邪視也音

五條暫騰而上如兒馬師古曰騰跳躍也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

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師古曰日行且射也呂故得脫於是

至漢漢下廣吏史當廣亡失多為虜所生得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嘗斬贖為庶

人數歲與故類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師古曰類陰侯之孫名彊嘗夜從一

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

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殺

太守敗韓將軍蘇林曰韓安國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於是上乃召拜廣

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師古曰奏請天子而將行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

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

服虔曰式撫車之式曰禮敬人也式者車前橫木也字或作賦振旅撫師呂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

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師古曰竦驚也是呂名聲暴於夷貉威

稜憚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憚猶動也蘇林曰陳雷人語恐言憚之師古曰稜音來登反憚音徒濫反夫報忿除害捐殘

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

師古曰指息也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孟康曰白檀縣名也屬右北平李奇曰彌節少安之貌師古曰彌音亡俱反呂嘉

右北平盛秋師古曰盛秋馬肥恐虜為寇故令折衝禦難也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

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呂為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視之石走

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石建卒上召廣代為郎中令元朔六



年廣復為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如淳曰

也充本法得首若干封侯也師古曰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者在法令者也中音竹仲反其下率亦同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曰中

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

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迺使其子敢往

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

士乃安為圍陳外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

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師古曰注矢於弓弩而引滿之不發矢也而廣身自己大黃射其

將服虔曰黃肩弩也孟康曰太公陷堅卻敵以大黃參連弩也晉灼曰黃肩即黃間也大黃其大者也師古曰服管一說是也殺數人胡虜益解會

暮吏士無人色師古曰言懼甚而廣意氣自如師古曰自如猶云如舊益治軍師古曰巡部曲整行陳也軍

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迺解去漢軍罷

弗能追師古曰罷讀曰疲是時廣軍幾沒罷師古曰幾音鍾依反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

死贖為庶人廣軍自當亡賞師古曰自當謂為虜所勝又能勝虜功過相當也初廣與從弟李蔡

俱為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

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師古曰此傳及百官表並為樂安侯而功臣表作安

樂侯是功臣表誤也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師古曰在下輩之中名聲

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

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

校尉已下張晏曰妄猶凡也材能不及中師古曰中庸之人也已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

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已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

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師古曰恨悔也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

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

已降此迺將軍所已不得侯者也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

得賞賜輒分其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

言生產事為人長髮臂如淳曰臂如後臂通肩也或曰似當為緩臂也師古曰王國風菟爰之詩云有菟爰爰爰緩意也其義兩通其善



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啞口少言師古曰啞亦訥字與人居

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呂飲專呂射為戲如淳曰為戲未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也將兵乏絕

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師古曰苛細也士呂

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中音竹仲

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為所傷云元

狩四年大將軍栗騎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呂為老不許

良久乃許之呂為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迺自

呂精兵走之師古曰走趣也音泰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師古曰并合也合軍而同道東

道少回遠師古曰回繞也曲也音胡悔反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羣輩也廣辭

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

戰師古曰言始勝冠即在戰陳迺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師古曰致死而取單于大將

軍陰受上指呂為李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為奇不耦師古曰言廣命隻不耦合也孟說是矣數字日所角反奇

音居 母令當單于此不得所欲師古曰謂不勝敵也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

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

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衛青行軍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

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愠怒師古曰言愠怒之色形於外也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

合軍出東道師古曰趙食其也食音其其音其惑失道後大將軍師古曰惑迷也大將軍與

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迺遇兩將軍師古曰絕渡也廣已

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師古曰糒乾飯也醪汁滓酒也糒音備醪音牢因

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也廣未對

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師古曰之往也簿謂文狀也音步戶反廣曰諸校尉亡罪

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

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

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



遂引刀自刎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師古曰知謂素相識知也而在將

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為郎上與韓嫣

戲嫣少不遜師古曰當戶擊嫣嫣走於是上曰為能當戶蚤死師古曰

字乃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廣

死明年李蔡曰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

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師古曰墻音人椽反當下

獄自殺敢曰校尉從票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

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

青之恨其父師古曰令其父恨而死也迺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

上雍至甘泉宮獵師古曰無何謂未多時也雖之所在地形積高故云上也上音時掌反他皆類此票騎將軍去病怨

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

死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

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師古曰言畏其勇氣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刺

虎縣下園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曰劔斫絕纍欲刺虎

師古曰落與絡同謂當時纍絡之而下也纍索也音力追也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陵將兵

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

陵字少卿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師古曰下音胡亞反甚得

名譽武帝曰為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

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為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

已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

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迎貳

師還復留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

天山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陵自見武堂師古曰未央宮有武堂殿叩頭

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劔客也力扼虎射命中



師古曰扼謂提持之也命中之者願得自當一隊師古曰隊部也音徒內反到蘭干山南呂分單

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師古曰鄉讀日向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

予女陵對無所事騎師古曰猶言不事須騎也臣願呂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

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

伏波將軍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

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竝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師古曰浚稽山名時虜分居此

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

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呂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

遮鈞營之道張晏曰胡來要害道令博德遮之師古曰走音奏詔陵呂九月發出遮虜部師古曰鄯者塞上險

要之處往往修築別置候去之人所目自鄯蔽而伺敵也遮虜別名也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

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上師古曰抵歸也受降城本八公孫敖所築休息也浞音仕解反具言

因騎置呂聞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張晏曰天子疑陵教博德上書求至春乃俱西也具言

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

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呂聞步樂召見道陵

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

相直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呂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

一陽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師古曰行竝音胡剛反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

而止師古曰金謂鉦也一名鑼鑼音濁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如淳曰手對戰也千

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

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師古曰抵當也

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曰軍士擊以有妻婦故聞鼓音而不時起也軍

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

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劔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二千餘級引兵東南



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師古曰葭即蘆也音家虜從上風縱火陵

亦令軍中縱火師古曰預自燒其旁草木令虜火不得延及也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

上使其子將騎擊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

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二十弩共一臂也師古曰張說是也秦音去權反又音春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

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

當戶君長皆言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也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

無已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

地不能破迺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

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

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

為前行呂黃與白為幟師古曰幟旗也音式志反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

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于延年為侯

呂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竝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

趣降師古曰且攻且呼也呼音火故反趣讀曰促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

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師古曰鞮音丁奚反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

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師古曰徒但也軍吏持尺刀抵山

入陜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服虔曰山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放石以投人因山隅而下也壘音盧對反士

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蘇林曰穿衣卷裳而行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便衣謂著短衣小裳也止

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師古曰言一身獨取也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

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

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

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已

脫矣今無兵復戰師古曰脫免也音及不戰之屬也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

脫歸報天子者師古曰脫免也音吐活反次下亦同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如淳曰半讀曰片或



曰五升曰半師古曰半讀已判判大

期至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

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

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

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已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

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

罪陵上已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

身已殉國家之急師古曰殉營也一日從也其素所畜積師古曰畜讀曰蓄有國士之風今

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服虔曰媒音欺謂詆欺也孟康曰媒酒教釀麴也謂

地師古曰輜踐也音人九反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

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文穎曰拳弩拳也師古曰拳字與秦同日去權反又音眷冒白刃北

首爭死敵師古曰冒犯也北首北也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

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師古曰所摧奴之兵也暴猶草也彼之不死宜欲得

當已報漢也師古曰言欲立功以當其罪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師古曰財與纜

師為陵游說師古曰沮謂毀壞之音才呂反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

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孟康曰坐預詔德迎陵博德老將出塞不至令陵見沒也迺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

杆將軍公孫敖孟康曰因杆胡地名也師古曰杆音干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

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已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

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巨孥氏為愧師古曰恥其不能死節累及家室

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

奴已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

為兵陵曰迺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



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曰李緒而誅使人刺

殺緒大閼氏欲殺陵師古曰大閼氏單于之母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迺還單于

壯陵曰女妻之立為右校王衛律為丁靈王師古曰丁靈胡之別種也立為王而主其人也皆貴

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

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

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迺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

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師古曰故人謂

舊與相知者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

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俗所謂眼語者也而數數

自循其刀環師古曰循謂摩順也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

酒勞漢使博飲蘇林曰博且飲也師古曰勞音來到反兩人皆胡服椎結師古曰結讀曰髻撮之髻其形如椎立政

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師古曰言天子年少霍子孟上官

少叔用事師古曰丁孟光之字少叔桀之字也曰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

髮荅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師古曰言甚勞苦

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師古曰謝以辭相問也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師古曰恙憂病也立

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師古曰呼其字歸易耳

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

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

謂陵曰亦有意乎師古曰隨其後而語之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

年元平元年病死

蘇建杜陵人也曰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曰將軍築

朔方後曰衛尉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曰右將軍

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翁侯服虔曰趙信也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為奉車都尉賢為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



武字子卿少已父任兄弟並為郎稍遷至移中殿監師古曰移中殿名

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

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呂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師古曰

曰且音子闕反恐漢襲之廼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師古曰丈人尊老盡歸

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廼遣武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

留在漢者因厚輅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

惠等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為募士斥候百餘人俱師古曰募人呂充士既

至匈奴置幣遺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

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師古曰緱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

師古曰昆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泥野侯沒胡中師古曰從趙破奴及衛

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闕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

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

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呂貨物與

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

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師古曰被

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呂狀語武武曰事如此

此必及我見犯廼死重負國欲自殺師古曰言被匈奴侵犯然後廼死是為勝

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

秩臣瓚曰胡即謀單于何呂復加師古曰言謀衛律而宜皆降之單于

使衛律召武受辭師古曰致單于之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

呂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鑿鑿地為坎置燼火

師古曰燼謂聚火無焠者覆武其上師古曰覆身於坎蹈其背呂出血武氣絕半

日復息師古曰息謂出氣也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

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師古曰論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



武劔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師古曰衛律自謂也當死單于

募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

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

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

師古曰彌滿也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

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

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臣

女為見師古曰言何用見女為也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

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關朝

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師古曰若汝也言汝知我不肯降明矣

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

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師古曰舊米粟之窖而空者也音工孝反絕不飲食師古曰飲方於禁反

食讀曰飲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師古曰咽吞也音宴數日不死匈奴已為

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師古曰羝牡羊也羝不當產乳故設此言不絕其事

若燕太子丹烏白頭馬生角之比也羝音丁奚反乳音人喻反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

食不至師古曰無人給飲之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蘇林曰取鼠所去中實而食之張晏曰取鼠及草實并而實之師古曰蘇說是

也中古草字去謂藏之也音丘呂反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

於靛王弋射海上師古曰靛音厚言反武能綱紡繳繫弓弩師古曰繳生絲縷也可以弋射繫謂輔正弓弩也繳音所

樂音營又音巨京反於靛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

劉德曰服匿如小旃帳孟康曰服匿如嬰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穹廬旃帳也音灼曰河東北界人呼石嬰受二斗所曰服匿師古曰孟晉二說是也王死後人眾

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師古曰今音零丁令即上所謂丁靈耳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

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

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

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



君為奉車服虔曰武兄嘉從至雍棧陽宮扶輦下除張晏曰主扶輦下除道也觸柱

折轅効大不敬伏劔自刎師古曰劔斷也斷其頸也音武粉反賜錢二百萬呂葬孺卿從

祠河東后土張晏曰武弟賢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舩師古曰宦騎宦者而為驛也黃門駙馬天子駙馬之在黃門者也駙副也

全日碑傳曰養馬於黃門也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

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師古曰不幸亦謂死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

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

知人生如朝露師古曰朝露見日則晞乾人命短促亦如之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

狂自痛負漢加呂老母繫保宮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屬官有居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宮子卿不欲

降何呂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

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

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

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

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

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師古曰分音扶問反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

於前師古曰效致也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

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師古曰決別也陵惡自賜武師古曰謂若示已於匈奴中富饒以全武使其

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

服虔曰區脫上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也李奇曰匈奴邊境羅洛守縮官也音灼曰匈奴傳東胡與匈奴間有棄地千餘里各居其邊焉區脫又云漢得區脫王發人民屯區脫以備漢此為因邊境以為官李說是也師古曰匈奴邊境

其所部居區脫之處因呼之耳李奇二說皆失之區讀曰隴同音一候反脫音土活反言太守

呂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師古曰鄉讀曰嚮臨

哭也音力禁反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

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

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師古曰讓責也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



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

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

且貫陵罪師古曰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

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

曰徑萬里今度沙幕為君將今奮匈奴路窮絕今矢刃摧士眾滅

今名已墮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師古曰墮陵泣下數行因與

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師古曰會前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

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

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為中郎賜帛各二百

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師古曰復常惠後至右將

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畱匈奴凡十九歲始已彊壯出及還須髮盡

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

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

王師古曰疏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迺為典

屬國師古曰實十九年而言二十者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為搜粟都尉光顯

權自恣師古曰顯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

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

數年昭帝崩武已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師古曰與賜爵關內侯

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

帝已為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師古曰宦者丞以其署親近故令於此待詔

也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曰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

師古曰加祭酒之號所以示優尊也祭酒已解在位被傳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已施予昆弟故人

也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曰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

師古曰加祭酒之號所以示優尊也祭酒已解在位被傳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已施予昆弟故人

也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曰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



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師古曰平恩侯許伯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也

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

坐事死上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

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

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呂為郎又呂武弟子為右曹武年

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廼

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象於閣遂曰為名師古曰漢宮閣疏名云蕭何造法其形貌署其

官爵姓名師古曰爵表也題也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

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領侯韓增次曰後

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

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

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

名當世是已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師古曰三人皆周宣王之臣有文武之功佐宣王中興者也言宣帝亦重興漢室而霍光等竝為名臣皆比於方叔之屬召讀曰邵凡十一人皆有傳自

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

及儒者夏侯勝等皆已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

圖已此知其選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師古曰恂恂誠謹貌也音荷及死之日天下

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師古曰蹊謂徑道也言桃李以其華實之故非有所召呼而人爭歸趣來往不絕其下自然成徑以喻人懷誠信之心故能潛有所感也蹊音奚此言

雖小可已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已成仁無求生已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師古曰皆論語載孔子之言蘇武有之矣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漢書五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已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

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師古曰壽姓曹為平陽侯當是曹參之後然參傳及功臣侯表並無之未詳其意也季與主

家僮衛媼通師古曰僮者婢妾之總稱也媼者後年老之號非當時所呼也衛者舉其夫家姓也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

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為衛氏師古曰冒謂假稱若人首之有覆冒也

衛媼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子夫男弟步

廣皆冒衛氏師古曰言布廣及青二人皆不姓衛而冒稱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羊

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曰為兄弟數服虔曰民母嫡母也師古曰言鄭季正妻本在編戶之間以別於公主家也今流俗

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張晏曰居室甘泉中徒所居也有一鉗徒相

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

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

書本云牧羊人間先母之子不以為兄弟數妄增也

師古曰言布廣及青二人皆不姓衛而冒稱

服虔曰民母嫡母也師古曰言鄭季正妻本在編戶之間以別於公主家也今流俗

張晏曰居室甘泉中徒所居也

師古曰

師古曰



宮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文穎曰陳皇后武帝姑女也無子如大長公主聞衛子

夫幸有身妒之廼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師古曰建章宮中未知名大長

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之師古曰逆取曰篡故

得不死上聞廼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

千金君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師古曰掌即陳平曾孫也上召貴掌

公孫敖由此益顯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為車

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

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

青至籠城師古曰籠讀與龍同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廣為虜

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唯青賜爵關內侯是後

匈奴仍侵犯邊師古曰仍頻也語在匈奴傳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為

皇后其秋青復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青斬首虜數千明

年青復出雲中西至高關師古曰高關山名也一曰塞名也在朔方之北遂至于隴西捕首虜數

千畜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為朔方郡師古曰當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也

呂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為平陵侯張次公為

岸頭侯晉灼曰河東皮氏亭也使建築朔方城師古曰蘇上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

暴長虐老師古曰謂其俗貴少壯而賤長老也巨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

邊害張晏曰從蠻夷借兵鈔邊故興師遣將巨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獫狁至于太

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獫狁北狄名即匈奴也獫音險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彭彭

衆車聲也朔方北方也此詩人美出車而征因築城以攘獫狁也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關獲首二千

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案榆谿

舊塞如淳曰案尋也榆谿舊塞名也師古曰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經榆林塞為榆谿言軍尋此塞而行也絕梓領梁北河討蒲

泥破符離如淳曰絕度也為北河作橋梁也符離音灼曰蒲泥符離二王號也師古曰符離塞名也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張晏曰伏於隱處執訊獲醜師古曰執

羣軍虛實二千一十七級師古曰一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級因復名生獲一人為一級也



訊者謂生執其人而訊問之也獲  
醜者得其象也一日醜惡訊音信

歐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

三千八百戶其後匈奴比歲入代郡鴈門定襄上郡朔方師古曰比頻也所

殺略甚眾語在匈奴傳元朔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

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文穎曰沮音祖太僕公孫賀為

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

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俱出右北平匈奴右賢王當青等兵

已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

與其愛妾一人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

里弗得得右賢裨王十餘人師古曰裨王小王也若言裨將也裨音頻移反眾男女萬五千餘人

畜數十百萬師古曰數十萬以至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

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師古曰即就也諸將皆曰兵屬立號而歸上曰大

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八千七百

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師古曰伉音仇又音工郎人子不疑為陰安侯子登為發

干侯青固謝曰師古曰固謂再三也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

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言臣青子在疆祿中未有勤

勞上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

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

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師古曰傳讀曰

附言敖總護諸軍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王也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為一校或曰幡旗之名非也每軍一校則別為幡耳不名校也封敖為合騎侯

晉灼曰猶冠軍從票之名也都尉韓說從大軍出賓潭服虔曰賓音田潭音魂至匈奴右

賢王庭為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言在大將軍麾旗之下不別統眾也搏戰獲王師古曰搏戰擊戰封說為

龍頡侯師古曰頡字或作頡騎將軍賀從大將軍獲王封賀為南郊侯臣瓚曰茂陵中書云

南郊侯此本字也師古曰郊音普教反郊亦同字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封蔡為樂安

侯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封朔為陟擊



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  
中郎將綰皆有功賜爵關內侯沮息如意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  
奴入代殺都尉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  
僕賀為左將軍翁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  
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  
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  
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降為翁侯見急  
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師古曰犇蘇建盡亡其軍  
獨巨身得亡去自歸青青問其罪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張晏曰  
也閔名也如淳曰律建當云何師古曰謂處斷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  
都軍官長史一人今建棄軍可斬巨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  
之禽也師古曰言眾寡不敵以其堅戰無有退心故上二平喪盡今建巨數千當單于  
也一說若建恥敗而不自歸則亦被匈奴禽之而去

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

也不當斬青曰青幸得巨肺附待罪行師古曰肺附謂視賊不患無威

而霸說我巨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也解在田蚡傳也雖當斬將巨臣之尊寵而

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巨風為人臣不

敢專權不亦可乎師古曰風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行在所是歲也霍

去病始侯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

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為詹事陳掌妻去病巨皇后姊子年十八為

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為票姚校尉服虔曰

師古曰票音頰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曰與輕勇騎八百

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師古曰言計其所將人數則捕首

亡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其下竝同於是上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



八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

張晏曰藉若胡侯也產名也師古曰此人單于祖父之行也行

音胡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

師古曰亦單于之丞父也羅姑其名也比顯也

呂二千五百戶封去病

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首虜千三百級封賢為

終利侯騎士孟已有功賜爵關內侯邑二百戶是歲失兩將軍亡

翁侯功不多故青不益封蘇建至上弗誅贖為庶人青賜千金是

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青曰師古曰中記云甯乘一賢人將軍所呂功未甚多身

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呂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

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師古曰也青呂五百金為王夫人

親壽上聞問青青呂實對上廼拜甯乘為東海都尉校尉張騫從

大將軍呂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軍知善水草處師古曰道讀曰導軍得

呂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為博望侯去病侯三歲元符三年

春為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上曰票騎將軍率戎士隴烏

師古曰喻與喻同轅師古曰也烏轅山名也

討邀濮

師古曰邀古速字也邀濮匈奴部落名也

涉狐奴

晉灼曰水名也

歷五王國轅

重人眾攝讐者弗取

師古曰攝讐謂振動去志氣言取戰者誅服者則赦也

幾獲單于子

師古曰幾音此衣反

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臯蘭下

應劭曰隴西白石縣也外河名也蘇林曰匈奴

中山關名也李奇曰鏖音鹿津名也管灼曰世俗謂盡死殺人為鏖文類曰鏖音意曹以備古

曰鏖字本從金鏖聲轉寫訛耳鏖謂苦擊而多殺也臯蘭山名也言苦戰於臯蘭山下而多殺虜

殺折蘭王斬盧侯王

張晏曰折蘭盧侯胡國名也師古曰全

之甚者曰鏖鹿鹿也音於求反

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

師古曰全甲謂軍中

古曰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是蘭姓者即其種也折音上列反

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

之甲不喪失也

師率滅什七

師古曰言其破敵故匈奴之師十滅其七也一

如淳曰祭天以金人為主也張晏曰佛徒祠金人

蓋封去病二千二百戶其夏去病與合騎侯敖俱出北

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

先至騫將萬騎後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廣廣與戰二日死者

過半所殺亦過當騫至匈奴引兵去騫坐行畱當斬贖為庶人師古

曰漢兵失亡之數下皆類此也



曰軍行而輒稽雷故坐法而去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騎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連

山師古曰祁連山即天山也何奴呼天為祁連祁音上夷反捕首虜甚多上曰票騎將軍涉鈞者濟居延

張晏曰鈞者居延比音水名也淺曰涉深曰濟師古曰涉謂人馬涉度也濟謂以舟船遂臻小月氏師古曰臻至也氏音支攻祁連山揚武

乎鱗得鄭氏曰鱗音鹿張掖縣也師古曰鄭說非也此鱗得匈奴中地名而張掖縣轉取其名耳得單于單桓酋涂王張晏曰單桓酋涂皆

胡王也師古曰酋音才由反涂音塗及相國都尉呂眾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

知成而止矣師古曰服而舍之功成則止也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母單于閼氏

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

封去病五千四百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鷹擊

司馬破奴師古曰趙破奴再從票騎將軍斬邀濮王捕稽且王師古曰且音子問反右千

騎將王王母各一人王子呂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

前行捕虜千四百人師古曰前行謂在軍之前而行封破奴為從票侯張晏曰從票騎將軍有功因以為號校

尉高不識從票騎將軍捕呼于耆王王子呂下十一人捕虜千七

百六十八人封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為煇渠侯師古曰功臣侯

表作僕朋今此作多轉寫者誤也煇音暉也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票騎將軍會當斬贖為庶

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師古曰宿舊也兵兵器也去病所將常選師古曰選

取驍銳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

而諸宿將常畱落不耦師古曰留謂遲留落不耦謂無功也由此去病日已親貴比

大將軍其後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破亡數萬人呂票

騎之兵也欲以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

要道邊師古曰邊謂言先為要約來之於邊界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

馳傳已聞師古曰傳音張總反文下亦同上恐其已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

之去病既度河與渾邪眾相望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

者師古曰恐被掩覆也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

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度河降者數萬



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呂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王萬戶

為潔陰侯如淳曰潔陰平原縣也師古曰潔音吐合反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摩侯文穎曰呼毒尼胡王名也

疵為輝渠侯文穎曰雁音鷹疵音庇蔭之庇師古曰庇音匹履反其字從疒非庇蔭之庇疒音女葦反禽黎為河綦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烏黎

今此作為黎轉寫誤耳大當戶調雖為常樂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烏黎今此當有誤者於是上嘉去

病之功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土渾邪王及厥眾萌

咸犇於率師古曰萌字與同犇古奔字也呂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師古曰言能引弓皆

堪戰誅獍悍師古曰獍健行輕貌也字或作越悍勇也獍音丘昭反又音丘召反捷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

三十一戰士不離傷師古曰離遭也十萬之眾畢懷集服仍興之勞爰及河

塞庶幾亡患師古曰重輿車族之勞及北河沙塞之表可得寧息無憂患也呂千七百戶益封票騎將軍滅

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呂寬天下繇役廼分處降者於邊五郡

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師古曰不改其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號屬國其明年匈

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

信為單于畫計常呂為漢兵不能度幕輕雷師古曰言輕易漢軍故雷而雷去也一曰謂漢兵不能輕入而

久雷也今大發卒其執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上令大將軍青

票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師古曰轉者謂連轡重也踵接也而

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

單于東廼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襄郎中令李廣為前將軍

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師古曰食其音基平陽侯襄

為後將軍師古曰曹襄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人馬

罷師古曰罷讀曰疲匈奴可坐收虜耳師古曰言收虜取漢軍人馬可不費力故言坐廼悉遠北其輜重師古曰直

曰送輜重遠去今處北也呂精兵待幕北而適直青軍出塞三十餘里師古曰直讀曰直見單

于兵陳而待師古曰為行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張晏曰兵車也師古曰環繞也而縱

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萬騎會日且入師古曰言日欲沒也而大風起沙

礫擊面師古曰礫小石也音歷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師古曰翼謂左右舒引其兵如鳥之翅翼



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羸

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師古曰羸者驢種馬子堅心單于自乘善走羸而壯騎隨之也

反昏漢匈奴相紛拏師古曰紛拏亂相持搏也拏音女居反殺傷大當師古曰各漢軍左校捕

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

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

顏山趙信城如淳曰趙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得匈奴積粟食軍師古曰食讀曰飮軍留一日而

還悉燒其城餘粟已歸青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

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師古曰或迷大將軍引還過幕南迺相逢青欲使

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廣師古曰簿音步戶反廣自殺食其贖為庶人青軍入塞

凡斬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自立

為單于師古曰谷音鹿單于後得其眾右王廼去單于之號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去

病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而亡裨將悉呂李敢等為大

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師古曰直當也所斬捕功已多

於青既皆還上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允之士服虔曰葷音熏

葷允重鬻也堯時曰重鬻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師古曰葷字與葷同鬻音弋六反約輕齋絕大幕師古曰輕齋者不以輜重自隨而所齋糧食少也一曰齋字與

資同謂資裝也涉獲單于章渠師古曰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也涉水而破獲之呂誅北車者音灼曰王號也轉擊左

大將雙獲旗鼓歷度難侯師古曰濟水名也濟弓盧音灼曰水名也獲屯頭王韓王等三

人李奇曰皆匈奴王號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

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有大功故增山而廣地也如淳曰翰海北海名也師古曰積土增山曰封為單祭地曰禪也執訊獲醜七萬

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師古曰卓亦遠意

將軍會輿城不失期從至檮余山師古曰檮音籌其字從木斬首捕虜二千八百級

封博德為祁離侯北地都尉衛山從票騎將軍獲王封山為義陽

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師古曰復音芳福反樓剽王毋卽師古曰卽音之亮皆



從票騎將軍有功封復陸支為杜侯伊即軒為眾利侯從票侯破  
奴昌武侯安稽從票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漁陽太守解校尉敢  
皆獲鼓旗賜爵關內侯解食邑三百戶敢二百戶校尉自為爵左  
庶長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唯西河  
太守常惠雲中太守遂成受賞遂成秩諸侯相賜食邑二百戶黃  
金百斤惠爵關內侯兩軍之出塞塞關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  
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廼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為大  
司馬晉灼曰悉加大司馬者欲入票騎將軍去病與大將軍青等耳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  
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  
唯獨任安不肯去師古曰安榮陽人後為益州刺史即道州馬遷者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  
往師古曰吳吳起也孫孫武也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  
古兵法師古曰顧念也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呂家為也由此

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師古曰省視也其從軍上為遣太官

齋數十乘師古曰齋與食同解已在前也既還重車餘棄梁肉師古曰梁菜類也米之善者重音直用反而士有飢

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師古曰振舉也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也服虔

曰穿地作鞠室也師古曰鞠也毛楚蹶而蹴也蹶音徒臘反鞠曰事多此類青仁喜上退讓師古曰喜音許吏反曰

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未有稱也去病自四年軍後三歲元狩

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師古曰茂陵旁冢上有堅衛之也屬國即上所云

分處降者於邊五郡者也玄甲謂甲之黑色也為冢象祁連山師古曰在茂陵旁冢上有堅石冢前有石人馬者是也謚之并武與廣

地曰景桓侯蘇林曰景武謚也桓廣地謚也義見謚法張晏曰謚法布義行剛曰景辟土服遠曰桓也子嬪嗣師古曰嬪音上戰反嬪字子

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為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薨無子國除

自去病死後青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

侯不疑發于侯登皆坐耐伉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絕後四年元

封五年青薨謚曰烈侯子伉嗣六年坐法免自青圍單于後十四



歲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呂漢馬少又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  
羌西南夷呂故久不伐胡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

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  
騎從我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風白皇后師古曰

諷皇后豆之上廼詔青回平陽主如淳曰本陽信長公主也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主與主合葬起

冢象廬山云師古曰在茂陵東次去病冢之西相併者是也最師古曰最亦凡也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

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益封凡

萬六千三百戶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二萬二百戶其裨

將及校尉侯者九人為特將者十五人師古曰特將謂獨別為將而出征也李廣張騫公

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皆自有傳師古曰七人自有傳八人今列於此下凡十五人也說讀曰悅

李息郁郅人也師古曰北地之縣也郅音之可反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材官將軍

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

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

公孫敖義渠人呂郎事景帝至武帝立十二歲為騎將軍出代亡

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呂校尉從大將軍封合騎侯後

一歲呂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呂將軍出北地

後票騎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歲呂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

四歲呂因杆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復呂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

余吾師古曰水名也在朔方北亡士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覺復繫

坐妻為巫蠱族凡四為將軍

李沮雲中人沮音祖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呂左內史為彊弩將軍後

一歲復為彊弩將軍

張次公河東人呂校尉從大將軍封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

軍北軍後一歲復從大將軍凡再為將軍後坐法失侯



趙信呂匈奴相國降為侯武帝立十八年為前將軍與匈奴戰敗降匈奴

趙食其殺栩人

師古曰馮栩之縣也殺音下活反又音丁外反栩音許羽反

武帝立十八年呂主爵都尉

從大將軍斬首六百六十級元狩三年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明年為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郭昌雲中人呂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呂太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荀彘太原廣武人呂御見侍中

師古曰呂善御得見因為侍中也御謂御甲也

用校尉數從大將

軍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坐捕樓船將軍誅

最票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呂將軍

師古曰再出為票號校尉也

斬首

虜十一萬餘級渾邪王呂眾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

胡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戶其校尉吏有功侯者六人為將軍

者二人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呂右北平太守從票騎將軍封邳離侯票騎

死後博德呂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為

疆弩都尉屯居延卒

趙破奴太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為票騎將軍司馬出北地

封從票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

後一歲擊虜樓蘭王後為浞野侯後六歲呂浚稽將軍將二萬騎

擊匈奴左王左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為虜所得遂沒其

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後坐巫蠱族自衛氏

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支屬五人為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奪

國征和中戾太子敗衛氏遂滅而霍去病弟光貴盛自有傳

贊曰蘇建嘗說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

師古



曰言不為賢士大夫所稱譽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師古曰勸令招賢薦士也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師古曰與讀曰豫票騎亦方此意為將如此師古曰方比類也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西川屯鳳尊氏閣面附市

漢書五十五

仲舒傳第二十六

漢書五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曰

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師古曰言新學者但就其舊弟子受業不必親見仲舒蓋三年不窺園其

精如此師古曰雖有園圃不窺視之言專學也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

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師古曰數音所具反而仲舒曰賢良對策焉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師古曰休美也言承先帝極尊之位至美之德也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

師古曰罔亦無也極盡也任大而守重是曰夙夜不皇康寧師古曰皇暇也康樂也永惟萬事之統

猶懼有闕師古曰永深也惟思也統緒也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

絜博習之士師古曰郡郡守也國王國也諸侯列侯也郡國及諸侯總謂四方在外者公選謂言公正之道選士無偏私也欲聞大道之要

至論之極師古曰極中極也今子大夫褒然為舉首服虔曰子男子之美號也張晏曰褒進也為舉賢良之首也師古曰褒然盛服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

貌也詩邶風旌丘之篇曰褒如充耳褒音弋授反



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

樂莫盛於韶師古曰韶舜樂於周莫盛於勺張晏曰勺周頌篇也言能成先祖之功勺養天下也師古曰勺讀與酌同聖王已

沒鍾鼓筦絃之聲未衰師古曰筦與管字同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虐桀紂之行

則先王之法已戴翼其世者甚衆師古曰翼助也然猶不能反日已仆滅師古曰

還也還於正道也仆斃也音赴詩乖也統緒也操音于高反與讀曰歟後皆類此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

息止也師古曰鳥虜呼嗚呼歎辭也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

補與師古曰屑屑動作之貌補益也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

情或天或壽或仁或鄙師古曰天壽命也仁鄙性也鄙謂不通也習聞其號未燭厥理師古曰燭照也

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師古曰伊惟也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

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師古曰登成也惠潤四海澤臻中木師古曰臻至也中古草字也三光全

寒暑平受天之祐師古曰祐福也音怙享鬼神之靈師古曰為鬼神所歆饗惠澤洋溢施虐方

外延及羣生師古曰施亦延也洋音羊施音弋岐反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

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已諭朕師古曰諭謂曉告也科別其條勿猥勿

并師古曰猥積也并合也欲其一二疏理而言之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

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師古曰極中也公卿執事有不忠直而阿枉者皆令言之朕自發書

不有漏泄勿懼有後害而不言也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

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

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已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

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已謹告之師古曰謹責也不知自省又出

怪異已警懼之師古曰省視也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已此見天心之仁愛

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

事在彊勉而已矣師古曰彊音其兩反此下並同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



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師古曰還讀曰旋旋速也

詩曰夙夜匪解師古曰大雅烝人之詩也夙早也解讀曰懈懈怠也其下亦同書云茂哉茂哉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茂勉也

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適往也仁義禮樂

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呂深入教

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呂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師古曰著明也易音

弋鼓反著音竹筋反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

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

有存者是呂孔子在坐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

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下亦類此是呂政日呂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

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

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

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

明智之人則能行道內無其質非道所化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

諄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

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

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也

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復歸也音扶目反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師古曰周公視火烏之瑞也復哉復哉復報

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呂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鄰近也言修德者不獨空為之而已必

有助也皆積善繫德之效也師古曰繫古累字及至後世淫佚衰微師古曰佚與逸同不能

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呂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

不中則生邪氣師古曰音竹仲反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師古曰畜讀曰蓄蓄聚也上下不



和則陰陽繆繆而妖孽生矣師古曰繆古庚字孽災也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

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

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師古曰陶冶喻造瓦治呂喻鑄金也言天之生人有似於此也粹純也有治亂之所生

故不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也也上之風必偃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人之從化若中遇風則偃也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天

夫土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師古曰甄作瓦之人也鈞造瓦之法

其中旋轉者甄音吉延反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師古曰鎔謂鑄器之模範也鎔音容綏之斯來動之

斯和此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子貢對陳子禽之言也綏安也臣謹案春秋之文

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師古曰謂正月也音之成反正次王王次春師古曰解春秋書春王正月之句也

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呂

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

居大夏而呂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

呂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

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曰成

歲為名蘇林曰卒呂陽名歲尚德不尚刑也師古曰謂年首稱春也即上所謂王次春者是也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呂

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呂治世猶陰之不可任呂

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

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適任刑之意與師古曰與讀曰歟孔子曰

不教而誅謂之虐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

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師古曰釋公始即位也一者萬物之所從

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師古曰易稱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

而欲正本也師古曰視讀曰示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

正心呂正朝廷正朝廷呂正百官正百官呂正萬民正萬民呂正

正心呂正朝廷正朝廷呂正百官正百官呂正萬民正萬民呂正



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師古曰奸犯也音干

是月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中木茂天地

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

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

矣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師古曰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仲尼自歎有德不至也

無位故也音干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師古曰操執持

又有能致之資師古曰資材質也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

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呂教化不

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師古曰走音奏不呂教化

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

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

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呂教化為大務立大學呂教於國設庠序

呂化於邑

師古曰庠序教學之處也所呂養老而行禮焉禮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也漸民呂仁摩民呂誼

師古曰漸謂浸潤之學謂砥礪之也節民呂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

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師古曰去亦除也音丘呂反復脩教

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師古曰循順也音而行之行五六百歲尚

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呂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

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

聖之道而顛為自恣苟簡之治蘇林曰苟為簡易之治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苟謂苟於權利也簡謂簡於仁義也簡易乾坤之德豈

秦所行乎顛與專同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呂徠未嘗有呂亂

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師古曰濟益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

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文類曰扞突也師古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心不則德誼之經為頑抵觸也冒犯也殊絕也扞距也冒讀如

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

不可圻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圻鏹也所以泥飾牆也言內質弊壞不能脩治也圻音一胡反鏹音莫干反今漢繼秦之後如朽

莫克反



木冀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師古曰下音胡

反如呂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

解而更張之迺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迺可理

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

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呂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

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蛛

而結網師古曰言當自求之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

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師古曰

曰大雅假樂之詩也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

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脩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

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迺復冊之曰制曰蓋聞

虞舜之時游於巖郎之上文穎曰巖郎殿下小屋也晉灼曰堂邊廡巖郎謂巖峻之邱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垂拱無為

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師古曰昃亦吳字而宇內亦治夫帝

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

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師古曰

曰兩觀謂闕也大路玉路之車也干盾也戚鉞也朱丹其盾玉為威祀也佾列也舞者之行列也一列八人天子八列六十四人也而頌聲興夫帝王之

道豈異指哉師古曰言意趣不同或曰良玉不瑑師古曰瑑謂彫刻為文也音篆下音類此又云非文亡

呂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呂督姦傷肌膚呂懲惡師古曰督視責也懲止也成

康不式四十餘年師古曰式用也成康之時刑措不用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

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師古曰耗虛也言刑罰雖設甚衆天下空虛也耗音呼到反或曰耗不明也言刑罰闇亂音莫報反鳥

虜師古曰虜讀曰呼朕夙寤晨興師古曰夙早也寤寐之覺也興起也覺音工季反惟前帝王之憲師古曰憲憲法也永

思所呂奉至尊章洪業師古曰永深也章明也洪大也皆在力本任賢師古曰力本謂勤力行於本業也本謂農也

今朕親耕藉田呂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



師古曰氣惡氣也充滿也羣生寡遂黎民未溢師古曰遂成也廉恥質亂賢不肖渾淆師古曰渾淆質易也

渾設維也質音武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師古曰詳盡也今子

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

今而難行毋迺牽於文繫而不得騁歎師古曰牽於文繫謂懼於文吏之法與讀曰歎其下類此將所繇

異術所聞殊方與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方謂道也各悉對著于篇師古曰悉謂盡意而對也毋諱有司師古曰

聞堯受命師古曰堯受命也曰言不當思良有司而不極言明其指略切磋商究之師古曰究極也仲舒對曰臣

是曰得舜禹稷禹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

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師古曰從音千容反中音竹仲反故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如自受命上者必三十年仁政迺成

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師古曰堯在位七十載也曰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

歸舜舜知不可辟師古曰辟讀曰避迺即天子之位師古曰禹為相因堯之輔佐

繼其統業是曰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舜樂也孔子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善盡美矣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

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

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師古曰謂若鼓方叔播護武少師陽之屬也事在禮樂志天下耗亂萬民不安師古曰

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曰閔天

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臣瓚曰皆文王賢臣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

起海濱而即三公也師古曰濱涯也即就也濱音賓又音頻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

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曰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

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師古曰見顯示也繇此觀之師古曰繇讀與

由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師古曰亦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武周武王樂也以其用兵伐紂故有德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

采玄黃之飾所曰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



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曰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遜順也固陋也儉非聖人之中

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孟康曰人項橐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

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服虔曰在位當知材知日有益於政

也應劭曰隨其材之優劣而授之位也師古曰應說近之謂授之位曰試其材也爵祿曰養其德刑罰曰威其惡故民

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曰文之

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

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師古曰申申不

害也商商缺也憎帝王之道曰貪狼為俗師古曰狼性皆貪故謂貪為貪狼也非有文德曰教訓於

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師古曰誅責也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

是曰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

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惜酷之吏師古曰惜痛也音于感反賦斂亡度竭民

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曰刑者甚眾死者

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曰政坐之曰刑民免

而無恥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曰政法教導之曰刑戮整齊之則人苟免而已無恥愧也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

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

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師古曰夜郎西南夷也康居西域國也說讀曰悅此太

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

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

意而已師古曰曾子之書也曾子曾參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五

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曰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

而務曰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師古曰厲謂勸勉之也

一曰砥礪其行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瑑玉而求文采也故



養士之大者莫大虐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師古曰關由也教化之本

原也今呂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師古曰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也是王道往往

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呂養天下之士數考問呂盡其

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

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

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師古曰言小吏有為姦欺者守令不舉迺反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孤

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呂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

遂黎民未溘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

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呂富訾未必賢也師古曰訾與資同且古所謂功

著呂任官稱職為差師古曰差次也非所謂積日繁久也故小材雖繁日不

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師古曰官猶妨也是呂有司竭力盡知

務治其業而呂赴功今則不然累日呂取貴積久呂致官是呂廉

恥賢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呂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

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呂給宿衛且呂觀大臣之能所

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

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師古曰授之呂官片使其材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

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呂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

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師古曰錄謂存視也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

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

是天子復冊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師古曰徵證也善言古者

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

滅寢明寢昌之道師古曰寢古浸字浸漸也虚心呂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呂造

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虜當世之務哉條貫靡

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師古曰眩惑也音郡縣之縣與讀皆曰歟夫三王之教



所祖不同而皆有失師古曰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

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師古曰

曰悉盡也究竟也復又復重言之也復音扶口反詩不云虘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

景福師古曰小雅小明之詩也安息安處也介助也景大也言人君不當苟自安處而已若能靖恭其位直道而行則神聽而知之助召大福也朕將親覽焉

子大夫其茂明之師古曰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

唯聖人虘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卒終也言終始如一者惟聖人能之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

師古曰言轉承師說而學之益謙辭也復下明冊曰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

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

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

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師古曰函與舍同殊異也建日月風雨

曰和之經陰陽寒暑曰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師古曰溥編也音普布德施仁曰厚之設誼立禮曰導之春者天之所曰生也

仁者君之所曰愛也夏者天之所曰長也德者君之所曰養也霜

者天之所曰殺也刑者君之所曰罰也繇此言之師古曰繇讀與山同下皆類此天人

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

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

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曰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

迺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

官務曰惠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

而不脩亡曰化民民曰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曰犯法而罪多一

歲之獄曰萬千數曰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師古曰古謂古法也故春秋變古

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

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曰順命也

下務明教化民曰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曰防欲也脩



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師古曰

陳設其序粲然有文曰相接師古曰驩然有恩曰相愛此人之所曰貴也

生五穀曰食之桑麻曰衣之師古曰六畜曰養之服牛乘馬師

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師

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性生也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

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師古曰安處善然後樂循理

師古曰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曰為君子師古曰

孔子之言也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

道虛心曰改臣聞眾少成多積小致鉅師古曰鉅大也故聖人莫不曰晷致

明曰微致顯師古曰晷與晷同是曰堯發於諸侯師古曰堯從唐侯升天子之位

曰舜耕於歷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曰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

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曰動天地也故盡小者

大慎微者著師古曰能盡眾小則致高大能慎至微則著明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師古曰大

詩也翼翼恭肅貌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師古曰兢兢成慎也善

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

加益而人不知也師古曰長言身形之脩短自幼及壯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

見也非明庠情性察庠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曰得令名

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師古曰

曰鄉讀曰響故桀紂暴謾師古曰謾與慢同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

然自曰如日在天師古曰晏然自安意也如不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

者非一日而亡也亦曰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

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

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



師古曰復謂反復行之也音扶日反

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

師古曰言有弊非道由失道故有弊

先王之

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既而不行

師古曰既不明也音莫報反

舉其偏者已

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已採溢扶衰所

遭之變然也

師古曰採古救字

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改正

朔易服色呂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

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採當用

此也

師古曰繼謂所受先代之次也救謂救其弊也

孔子曰殷同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忠敬與文因循為

教立政垂則不遠此也

此言百王之用呂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

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

呂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

師古曰言政和平不須救弊也

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

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

師古曰致主極也

用夏之忠者陸

下有明惠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

師古曰靡散也薄輕也昭明也

故舉賢

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

師古曰休美也

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塵能勿失耳

師古曰塵與僅同僅少也

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

師古曰息生也耗虛也耗音呼到反

此大臣

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

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

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

賊圉圉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呂古準今

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盩而陵夷若是

師古曰安焉也

意者有所失於

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

師古曰與讀皆曰歟詭違也

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

可得見乎

師古曰反謂還歸之也黨音他朗反

夫天亦有所分子予之齒者去其角

師古曰謂牛無



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師古曰傳讀曰附附傳其翼者兩其足師古曰傳讀曰附附是所受大者不得

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是亦受大者

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虐

此民之所已囂囂苦不足也師古曰囂讀與囂同音身寵而載高位家溫

而食厚祿師古曰載亦乘也因乘富貴之資力已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

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師古曰

曰畜讀曰蓄務此而亡已已迫蹙民師古曰蹙音子育反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音揅謂轉蹙

俗語謂縮腦為揅縮師古曰孟說也揅音宜侵已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師古曰

曰羨饒也讀與衍同音弋戰反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已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故受祿

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

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已為制大夫之所當循已為

行也故公儀子相魯師古曰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

茹葵愠而拔其葵師古曰食菜曰茹音如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虐師古曰紅讀曰

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

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

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

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師古曰小雅節南山之詩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也師尹周太師尹氏也言三公之位人所瞻仰若山之高也節

音下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師古曰爾汝也鄉讀曰嚮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

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

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豈可已居賢人之位而為

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師古曰皇皇急遽之貌也皇皇

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師古曰此易解

卦六二爻辭也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



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師古曰舍廢也言為君子之行者當如公儀休若廢其所行則無可為也春秋大

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繫統天子不得自專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呂上亡

呂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呂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竝進邪辟之說滅息師古曰辟讀曰辟然後統紀

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曰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曰禮義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

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師古曰種大夫種也蠡范蠡也種音之勇反蠡音禮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曰為粵有三仁師古曰世庸一也大夫種二也范蠡三也桓公

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曰奉大對師古曰大對謂對大也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師古曰魯大夫展禽也柳下所食菜只己之名惠諡也吾欲伐魯何如柳

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師古曰徒但也況設詐曰伐吳虛繇此言之粵本

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曰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師古曰伯也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

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張晏曰仲尼之門故稱大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應劭曰武夫石而似玉者也王曰善仲舒治

國曰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曰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師古曰謂若閉南門禁舉火及開北門水灑人之類是也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

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中彙未上師古曰所作起直為彙也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

師古曰視讀曰示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曰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

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



四夷師古曰懷卻也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師古曰希觀相也位至

公卿仲舒曰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

二千石弘迺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

師古曰素謂其賢也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辜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

身曰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

家產業曰修學著書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

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

為相而降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師古曰

曰校音下教反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曰壽終於家家徙茂

陵子及孫皆曰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

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

師古曰皆其所著書名也杯音布回反蕃音扶元反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

施朝廷者著于篇師古曰掇采拾也音丁活反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曰加師古曰伊伊尹呂呂望也筦晏之

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師古曰筦筦仲也晏晏嬰也伯者齊桓晉文之屬也伯讀曰霸至向子歆曰為伊呂

迺聖人之耦師古曰耦對也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

師古曰事見論語噫歎聲也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

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

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原所漸猶未

及虜游夏師古曰漸浸潤也游子游夏子夏也而曰筦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

龔篤論君子也曰歆之言為然



漢書卷之五十六  
董仲舒傳第六

董仲舒者，廣川人也。少為儒，治春秋，有經世之術。漢興，仲舒始著春秋公羊傳，其說經也。仲舒嘗曰：『春秋之中，傳經也，傳經也。』仲舒嘗曰：『春秋之中，傳經也，傳經也。』仲舒嘗曰：『春秋之中，傳經也，傳經也。』

董仲舒傳卷第二十六

西川屯鳳崗  
氏書室

漢書五十六



